

貌似平凡錦繡心

吳崇蘭

最早的女留學生周淑清

邱凱雲和邱老太太

由總統府參事王唯石先生的介紹，我們在華盛頓認識了總統府前任祕書長邱昌渭的夫人周淑清老太太和女公子邱凱雲小姐。

差不多是將近二十年前的事了。邱凱雲，一個年輕的小姑娘，樸素、踏實、能幹、果斷。

那時候，我和外子周谷住在華盛頓的哥倫比亞路。她從巴的摩爾來看我們。她，一個中國女孩的標準個子。圓臉，眼睛小小的，笑起來，變成一條縫，真正是一對眯眯眼。一個顯得頗有毅力的挺直鼻梁，一張言詞並不銳利，却絕不饒人的鼓鼓小嘴，光溜溜的頭髮，梳一條馬尾，一臉樸實無華。

雖然我們的年齡與她相差一截，却也一見如故。她談起她的生活，談起她那解除的婚約，談起住在舊金山姐姐邱肖雲家的母親……總之，第一次見面，我們就深深淺淺的說了許多話。

此後，我們跟邱凱雲雖不常見面，却隔些時候會通個長途電話，或者，約着吃頓飯什麼的。交情，就像一杯清茶。不濃，却久久不散地彌漫

着淡淡的清香。

邱凱雲是在美學圖書管理的。那時她還在讀書，——是半工半讀吧？租一個公寓住着，自己開車，到東到西，全是一個人，她真正是能幹得很。

有一年聖誕節，她請我們去過聖誕夜，她買了一棵聖誕樹，樹上琳瑯瑯的掛滿了燈球飾物。樹底下也有許多包裝着紅綠節紙的禮物。她的同學、好友、同事全請了，一大堆年輕人，她料理大家的吃、喝、玩樂，居然豐豐富富，應付得有條不紊。我常常想，那個男孩子娶到她作太太才福氣呢！

她不但是一位能幹的小姐，也是一個非常孝順的女孩。一俟她的學業告一段落，工作已經穩妥，她立即就把她的母親邱老太太自她姐姐處接了來同住。並且搬了一個較大的公寓。等到一切弄停當，她來一個電話，約我們星期六去吃晚飯。那時我們食雖有魚，出却無車。每次去她那兒吃飯，還得她安排朋友接送我們。那一次是一對黎姓的夫婦接送我們，是黎元洪的孫子。同桌還有一位董神父，晚餐的菜有七、八樣，都是有名

堂的精品，比館子裏做的菜漂亮，也比館子裏做的菜精緻好吃，所有的菜，都出之於望七之齡的邱老太太之手。邱凱雲只作了一些下手的打雜工作。

這頓豐美的晚餐，使我們意想到舊式女子的廚房手藝。邱老太太，正像舊式女子的典型：溫藹、慈祥、穩重、沉靜，真摯、正直。她那短短的，飄飄散散的白髮，順在耳朵後，瘦削的臉，仍然團團如月。那挺直的鼻梁，顯示出一種敢担当的胆魄。那眼神，那嘴巴，呈現出一絲溫靜的笑意，唯一的缺陷是：一脚略短，不良於行。

邱老太太很有耐心的聽別人講話。一點沒有老年人喋喋不休的毛病，偶爾說話，却像着墨不多的畫家，恰到好处。

好可愛的一位老太太啊！

好樸實的一位老太太啊！

想她年輕時候，見過不少大大小小的場面，才能有這樣的收穫吧？

鼎鼎有名深藏不露

我家與邱家的友情，在並不很頻繁的你來我

往中持續着。我們到邱家去吃飯時，也許會鄭重其事的帶個禮物。也許會兩肩拾一抬空着手。偶爾也會打個電話，告訴她們：我們有多少人要去吃飯，請她們為我們準備茶飯。讓我們做不速之客。……不論是什麼樣的形式，我們雙方之間彼此都不會介意。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想我們的交情就是這樣的。

每次到邱家作客，總是邱老太太掌廚，邱凱雲打雜。而每次所吃的菜，很少有相同的。直到邱老太太過了七十五歲，她那傑出的廚藝，才傳由邱凱雲接手了。

每一個見到邱老太太的人，都會以為她是一個老式女子。所謂的老式女子，就是我們一向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中，為人所稱道的無才便是德的女子。她是那樣的樸實無華，雖然她應對有序，說話得體，但她的多聽少說，謹慎慎語，加上虛心謙讓，常會使人以為她只是藏拙而已。

沒有與邱老太太深交的人，永不會知道邱老太太是中國早期的留美學生。當時我國風氣未開，女子進學校讀書的不多，更別說到國外留學了。而邱老太太却就是這些稀有中的一個。她回國後，也曾在教育界作育英才，貢獻社會。她的英文很好，可是她絕口不講英文，也從來不提她過去對社會的貢獻，當然更不會誇大贊揚。她只是平平實實地生活。平平實實地和人交往，不講求虛榮，不故求表現。

記得是邱老太太來華盛頓的第一年，聖誕快來到時，我們收到她的賀年卡。上面略敘她家庭近況，並致新年祝詞，意達詞暢，字圓筆潤。那寥

寥數字，就讓人看出她的學養。我禁不住的對老子說：

「邱老太太文筆很好呢！」
「你以為她是等閒人啊？她在美國留學的時候你還沒有生出來！」

嘿！原來我也把邱老太太看走了眼。

這也許就是我們俗語常說的：半瓶醋叮嚀，滿瓶醋不響。露相不真人，真人不露相吧！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個有真才實學的人，總是會被人發現的。而且總是站得穩穩的。

出山海關的山東人

邱老太太姓周，名淑清。遼寧人，生於前清光緒廿一年，即西歷一八九五年。據傳說，她的祖上來自山東。當時因山東鬧天災，人民為飢荒所迫，無以為生，乃至流離失所，逃往他鄉。周家祖先，先至關外綏中縣，後輾轉播遷，終落戶於遼寧省，黑山縣之長崗子。該處位於遼河下游，季節分明，風景幽美，周家聚族而居，到周淑清能記事之時，已有百餘戶。周家世代務農，原為漢人，自滿清出關，即將東北三省居民改稱為滿人。分隸八旗，在八旗上加一「鑲」字，以為區別。周家隸屬鑲黃旗。稱謂漢軍旗人。視同被征服的民族。不能與滿族受同等待遇。如不准參與科舉考試，最高官職祇能充當驛吏。驛吏在清朝是微不足道的公職。行文文時須自稱「奴才」……這些規定，一直到民國成立才取消。民國以後，創設學校，大家才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

周淑清的祖父周儀，去世甚早。去世時，其父周夢臣才不過兩歲。她的祖母帶着她父親，只得依靠她的伯祖生活。在大家庭制度下，孤兒寡婦，備受欺凌。但也只能忍氣吞聲，逆來順受。

其祖母含辛茹苦，將其父撫養至十九歲，才與伯祖分家。自立門戶。只是當時所分得的，祇有年久失修的破店房一棟。倒有若干債務，一起分了過來。她祖母和她父親，在墮指裂膚的嚴冬，離開了老家。開始了獨立奮鬥的生涯。

周淑清的母親羅氏，出生於殷實農家，其外祖母慈祥和藹，樂善好施，外祖父並精於針灸，對中醫很有研究。常義務施醫，為當地鄉人所愛戴。他們有三子，祇有羅氏一女。自幼視同掌上明珠，一向嬌生慣養。到了待嫁之年，鄰近鄉村，前來說媒做親的，幾使門限為穿。周淑清的外祖母審慎選擇，冀得一東床快婿，為愛女付託終身。唯彼時交通不便，不能親自一一察訪，祇能憑藉媒妁之言，比較選擇。當時媒人提親周家，實不知周家家道中落。結褵後，正值析家，一身債務，無法償還，遂將羅氏嫁粧，典當一空，而羅氏毫無吝色，不出怨言，親操井臼，亦無難色。

羅氏未曾受過正式教育，但其性情溫柔和順，忠厚敦謹，待人誠懇，持家勤儉；工女紅，擅烹飪，具有傳統淑女的美德，深受鄉人器重。周淑清幼年在家庭讀書，課餘之暇，常從其母學習做人做事法則，耳濡目染，深受其母影響，對於女紅及烹飪，也很專精。

周淑清的父親，由於幼年失怙，在大家庭中備受壓抑，養成他剛強的性格，分家後，立志重建家園，憤發圖強。他胼手胝足，不辭難辛，畢生奮鬥，陸續購置農田兩萬五千餘畝。田連阡陌，家如城堡，在鄉間堪稱富農。他讀書不多，普通文字，粗識通順而已。他因憤於滿清的壓迫與不平等待遇，對於子女教育，特別注意，周淑清之能够開風氣之先，到美國留學，固然是因緣際會，也是由於她父親的開明作風。

綠林英豪登門託命

這是一個古老的故事。一個真真實實令人難以相信的故事。

大約在周淑清八、九歲的時候，也就是清光緒廿八、九年間，遼西一帶，一直是土匪橫行的地方。他們到處流竄，見到村莊，燒、殺、搶、掠，綁票勒贖，鄉民防不勝防，苦不堪言。爲自衛計，乃由各鄉中父老發起組織鄉團。按戶抽調壯丁，自備槍枝及火藥、子彈。如家裏沒有壯丁的，即按照規定出錢。並且與附近的鄉村，組織聯防。如此可以彼此呼應，互相探聽土匪踪跡，以及人數、槍枝，彼此迅速報信而作防禦準備。

當時有一股土匪，人數相當多，力量亦相當龐大，匪首馬雙全，智勇凶悍，在遼西一帶，出沒無常，做案累累。當時官兵少，土匪多，無法清剿。趙爾巽主東北後，鑑於土匪猖獗，民不聊生，官府既乏足夠軍隊掃蕩鎮壓，就祇有採用懷柔政策，使土匪納入正軌軍隊。以除民害。於是

張貼佈告投降。

有許多綠林豪傑，厭於打家劫舍，有意投誠，又恐政府設計假意投降，而惹來殺身之禍，於是遲疑不決，徘徊觀望，不敢以身試驗。馬雙全即是其中之一。馬雙全對於各鄉情況，瞭若指掌，他知道周淑清父親周夢臣所領導的鄉團，有子弟兵百餘人，隨時可以動員，先佈署一切，然後輕騎簡從，來到周家，隨從馬上馱着四色禮品，計松花江凍白魚一雙，野雉一對，滿漢大果匣兩隻，關東細湯粉兩捆，他一進大門，就高聲的問道：

「周夢臣在家嗎？」

周淑清的父親當即出迎，通名道姓後，馬雙全又問：

「老太太在那裏？」

周淑清的父親此時已經知道這是個土匪頭，心中盤算着不知道是禍是福？他將馬雙全導至周淑清的祖母房裏，這時她祖母正坐在炕上抽旱烟袋，馬一進門，立即跪在地上，向周淑清的祖母磕了三個頭，然後爬起來叫了一聲「媽」接着就說：「我從現在起，就是你老的兒子。我要兄弟帶着子弟兵，前往奉天去代我投降，此去生死莫卜，倘若他能平安歸來，很好。如若他不能回來，以後我就是你的兒子，我會奉養你一輩子的。」

然後，馬雙全又轉過身來，對着周淑清的父親說道：「兄弟，我要你偏勞，帶着你的子弟兵，代替你哥哥去奉天走一趟，你有意見嗎？」

周淑清的父親知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如果不答應，全村必然遭殃，勢必弄得雞犬不留。只得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毅然答應。

「兄弟，你需要多少路費？」馬雙全又問。「路費不必提，我這兒有。可是你要守信，這個村子的安全，我交給你。」

馬雙全聽了周淑清父親的話，哈哈大笑，回顧周淑清的母親說道：「弟妹，你不要擔心，家中一切由我負責，——兄弟，你也可以放心，我會負責到底。」

周淑清的父親即刻緊急召集全村子弟兵，告知此事，並於翌日黎明出發，步行先往奉天，當時尚無任何代步之交通工具，消息也不靈通，他們艱困地跋涉了二百四十華里，花了兩個星期，才到達奉天，於是周淑清的父親，就頂着馬雙全匪首的名去投降了。他先向上層報到，過了一週，趙爾巽親自向投誠者訓話，大意不外乎：野有英豪，政府未能延攬，以致懷才不遇，挺而走險。政府有鑒於此，急謀補救，希望各帶所有人馬，聽候改編爲正規軍隊某旅某營，某連，駐防於某地，按軍隊發給徽號及軍用制服，及槍枝子彈……周淑清的父親得到結果後，立即帶原班人馬返回家鄉，將領到的各種證件及軍用品交給馬雙全，這個戲劇性的冒險投誠，總算大功告成。

當周淑清的父親遠征時，每當午夜人靜，她的祖母就在庭院擺上供案，燒香跪拜，默默禱告，祈求上蒼保佑她父親帶着子弟兵平安歸來，她

的母親則終日愁眉不展，珠淚暗彈。而周淑清姐第五個，年紀還小，不過也知道事出非常，心神不安。直到她父親帶着子弟兵平安回來，這一家人和全村的人，才安下了心。

馬雙全後來真的改邪歸正，真的把周淑清的祖母認了娘，對於周淑清的父親慷慨全義，感激得不得了。這一次的冒險，總算為政府贏來了信譽，為老百姓求得了平安。

童年趣事舊夢依稀

周淑清有一姊一妹及兩個弟弟。她常常聽她母親說：生她姐姐時，正遇荒年。那時家道清貧，遇上荒年，更無以為生。同村的人，大家都爭着採食樹皮草根，或則以野菜糝糠充飢。周家當然也不例外。他們用野菜與糠，做成糲子來果腹。她的姐姐因為沒有奶水吃，她母親就用黍米絞汁給她喝。有一天她母親正在晒衣服，看到一隻大雁走近來，她就將它捉了，讓家中的長工將它帶到市集賣了，買了一升高粱米，這一升高粱米，可說救了她姐姐的命。

趕集，或趕市，是當日農業時代的專有名詞。農村鄉野、交通不便。普通每個月都有規定的趕集日子。到了那天，各將自己家中種植的成果，挑到鎮上的一個廣場，待價而沽。而自己家中缺少什麼的，也可在這一天的去物色購買。在那一天，趕集的人，四點鐘天還沒有亮，就起床準備出發。在那一天，鎮上那個特定廣場上，百物齊全，行人如織。在那一天，趕集的人，穿着平日不常穿的衣服，心情愉快，精神振奮，有若赴宴

，有若過節。不論大人或小孩子，都嚮往着去趕集呢！周淑清小的時候，也常常纏着家中的長工，在趕集的日子帶她去玩。鄉下，平日沒有什麼娛樂，趕集就算一樁大事了。

在她的印象中，收租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當時地主與佃農間，一直是保持着四、六分賬和三、七分賬的關係。地主出田，佃農耕種，所有生產，地主拿四份，或三份，佃農拿六份，或七份。周家由於周淑清的父親每年添地購田，所以她的地一望無垠，阡陌相連六十里以外，每年到了收租的時候，她就由長工趕着大馬車，帶着麻布口袋和稱去收租。空車出去，滿載回來。白菜、蘿蔔、米、麥，一麻袋一麻袋裝載在馬車上，回家後，又把這些搬到屋後的地窖中去，那地窖，一層一層的土台階，全放滿了米麥菜蔬，要吃上一年。

夏秋之間，入夜，點支蠟燭到淺水地，只一忽兒工夫，就能捉到一串串又肥又大的螃蟹。還有賣香瓜的，挑進屋子裏來賣，每個瓜打開來，嘗一口，不甜的，立刻丟掉，隻隻香瓜包開隻隻甜。有時隨漁夫乘小舟，蕩漾於遼闊的荷花池中，池中水清澈底，可見游魚。荷花有的盛開，有的含苞，有的已結成蓮蓬，任人採摘，清風徐來，芬芳四溢。漁人撒網，滿載而歸。至冬天，天氣奇寒，遼河下游，河水結冰甚厚，附近居民，常於夜間被轟然一聲驚醒，次日即見冰層突起，成一道數里長的冰嶺，天然奇景，有如水晶宮。嶺內中空，水層又復結冰。漁人用鐵器穿冰入內層，再將足下之冰層鑿一孔洞，魚羣爭集洞口呼

吸新鮮空氣，漁人用竹箕將魚撈上來。輕而易舉，便得豐收。

回憶那瑣瑣細細的往事，她不勝留戀，不勝唏噓。數十年光陰如矢，重踏故土的夢是再難圓了。

閨友同窗義結金蘭

她記得她七歲時即同姐弟入家塾讀書。老師是山東籍，啓蒙讀三字經，然後循序讀大學、中庸、四書五經。專事背誦，不求解釋，囫圇吞棗而已。至十二歲，入村立小學。十四歲去瀋陽考入初級女子師範。畢業後，即萌出國讀書之念。遂去天津，入中西女校，開始學習英文。中西女校畢業，渴望升學，苦於當時各大學不收女生，風氣未開，不得其門。只好權去北平，入英人所辦的培華女校，選讀英文。

在這一段時間中，她熱中於結交姐妹朋友，手帕知己甚多。只要言談投機，即刻結盟，成為金蘭契友。只要志同道合，便按序齒辦法，效桃園三結義，名列金蘭譜上，結為異性姐妹。從此吃、喝、玩樂，都在一起。但轉瞬間，只要一語不合，又斷然撕譜，反唇相譏，彼此不屑一顧。就像小孩子一樣幼稚可笑。她覺得當時她迷於交友，虛耗了不少時光。

也就是在這一段時間裏，她沉溺於吟詠詩詞。她說：當時她與朋友彼此唱和，蔚為風氣。七言、五言，不擇音韻，不論平仄，湊成五字，七字，順口胡謔，高聲朗誦，自鳴得意，甚至以為可以比美李白、杜甫，那種初生之犢的狂妄不羈

於今想來雖覺可笑，但那種不畏不懼，勇往直前的精神却令人可佩，而那段不識愁滋味的歡樂年華，更令她留戀難忘。

(一) 每憶雞窗話舊時，形骸相依忍相離。

別來未久愁思苦，一日三秋不可欺。

(二)

一盞孤燈夜讀書，隻身無友伴茅廬。
六窗四壁無人語，惟聞寒鴉叫鳴鳴。

這兩首詩，是她十五、六歲時寫的，從這兩首詩，可以看出她是一個感情豐富，用功勤勉的女孩。

與三、五友人，圍爐坐談，深夜講鬼故事，是她年輕時最喜歡的。每每嚇得毛骨悚然，面無人色，戰慄萎縮，有若待罪羔羊，仍樂此不疲。

一九二二年，南開大學開始招收女生，她欣然應試，錄取後就讀兩年，獲黎元洪總統的獎金，得以同其女公子黎紹芬同行赴美讀書。先入威爾斯利女子大學 (WELLESLEY COLLEGE) 後轉至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巴拿女子學院。(BERNARD COLLEGE) 畢業後又入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專攻教育。

當年留美學生，除清華官費外，則由各省公費選派，間或有少數自費留學的。在紐約的中國留學生不過二百餘人，女生更是寥寥可數。她於一九二四年到紐約，由約翰杜威夫人代為介紹寄宿之所。因係暫住性質，所以仍忙着尋找合宜的寄宿之處，適洛氏基金會在河邊大道正籌建一所

國際公寓，已經動工興建，翌年可望落成，她與一些中國同學即申請遷入。

這所公寓大樓，當時共住有六十四國的學生，以及在紐約當地有正當職業的公務員。大樓右邊為男生宿舍，左邊為女生宿舍，中間大廳，為社交之所。在社交方面，不若現在的隨便，有男管理員和女管理員照料，每個週末，照例有一些娛樂活動，由各國學生分別表演。如中國夜，則由中國學生分擔表演歌舞話劇等等，此外也有跳舞會、音樂欣賞會，餐會等等。她是比較守舊的，不常參加這些社交活動。深慮學無成就，有負父老期望。整天守在圖書館，拚命啃書，間或於週末應男同學之約，參加餐會，或欣賞電影及舞台劇。或於假期出遊野餐，男生都是小心翼翼，盡服侍與保護之責。

窮學生解決食的問題，多半早餐在公寓樓下的自助餐廳食用。中午即在學校的自助餐廳草草果腹，晚上一頓，為賞心樂意，常約三、五好友到中國餐館，點三、五樣菜，飽餐一頓。算過賬後，大家分攤，當時物價較廉，每樣菜平均六、七毛至一元，花一元左右，即可吃一餐隨心所欲的中餐了。

赴美深造萬里姻緣

她的婚姻是很美滿的。而她的婚姻，也就從轉學至紐約開始。

那一天，她的好友熊芷，(民初國務總理熊希齡之女，後為台北市女師專校長) 輕描淡寫地笑着對她說：「有一位邱毅吾(邱昌涇)同學，

是湖南籍，品學兼優，學政治，現在正念博士學位，我過一天介紹你們認識。」

她當時未說什麼。過了幾天，她在熊芷寓所見到了邱毅吾，那時邱正主辦留美同學會的一個刊物，名中國留美學生月刊，邱即邀她投稿。適巧她剛自歐洲返美，她就寫了一篇「漫遊歐洲」以應。從此開始往來。

一九二七年夏，她學成歸國，歸國前夕，邱向她提及婚事。她未作肯定答覆。因邱的家人，曾為邱訂了一門親事，在邱未曾解決以前，她不願介入其間。不過她的心實在已經允許了。她回國以後，即回到她的母校培華女子高中出任校長，培華女校為英人所辦，主持人芭登小姐 (BOR DEN)，人很跋扈，她雖是一個柔順的女孩，却不願在工作上受人指揮，恰好翌年冬東北大學成立，校長高惜冰來北平延聘教授，邀她回鄉梓服務，她遂辭去校長之職，到東北大學任教。

邱毅吾於周淑清返國後的次年春天獲得博士學位返國。在清華大學任教，一面積極辦理退婚事宜。當其時，女子訂婚後又解除婚約，是一件大失面子的事情，而這樁婚事，原為邱之叔伯長輩所主持，他所遭受的反對壓力，不特女家一方，更有邱府的長輩。但由於邱的堅不讓步，終以六百銀洋遮羞，解除婚約，還邱自由之身。六百銀洋在那時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邱為婚姻自由，不畏萬難，湊足此數，在周去東北大學任教之時，亦一起去了東大。舊話重提，他們才於一九二九年二月，在瀋陽同澤俱樂部訂婚，同年七月四日在同址結婚。這個歷盡艱難爭取得來的婚姻，

他們備加珍惜，終其一生，夫婦唱和，相敬如賓。從邱過世後，周自撰的輓聯，即可以看出他們夫婦之間的深情厚誼：

早從學府締鸞交，歷卅年患難相依，
永念忠勤繼遺志。

曾以詩篇祝眉壽，竟一夕悲酸欲絕，
空將緣念卜他生。

自從邱昌渭逝世後，周淑清女士為紀念亡夫所寫「毅吾的一生」有這樣的記載：「……余與君結婚廿七載，肝胆相照，清貧共守，雖屢經患難，終能互相砥礪，度過艱辛。君平日生活嚴謹樸素，既無奢華之好，更乏珍饈之奉。起居作息，皆有定時。端言而果行，與世無爭，與人無忤。胸懷恬淡，秉性祥和，具有民主風度，家庭中融融泄泄，怡如也。……君自中年從政，廁身宦途垂卅年，奉公守法，清廉耿介，居常以「忠誠勤謹」四字為座右銘……」在這一小節文字裏，周描出了邱的畫像，也同時為她自己勾勒了一個清晰的素描。

廣西十年理家辦學

民國廿四年，即西歷一九三五年，廣西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三人主政，銳意求治，以建設新廣西模範省，向各方延攬人才，邱昌渭亦應邀赴廣西，先後任職第四集團軍祕書長、省政府祕書長、教育廳長、民政廳長，前後計達十年。

當時周淑清為了家庭的團聚，不得不放棄自

己的教書工作，隨夫上任。原以為到了廣西，可以復任教書，誰知到了廣西，却事與願違。

邱昌渭是一個人才，他奉公守法，清廉耿介，雖承上層賞識，委以重任，但他一直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處處不與人爭，又因懷於當時政情及人情，不願其夫人周淑清出來工作。一方面為了避嫌，另一方面也恐自己的太太佔去了別人的位置，招來物議，於是周淑清不得不賦閒家居，正式走進廚房。將大好光陰，埋葬在油鹽柴米之中。

民國廿九年，蘇子美任廣西教育廳長，鑒於廣西子弟，紛紛至廣州、香港求學，決意創設一所够水準的中學，使廣西子弟，不必遠涉他鄉去求學，而能有就地受較好教育的機會，當時即邀周淑清出長該校。周淑清與其夫邱毅吾數次開家庭會，一再考慮，深恐引起別人誤會，以為她因夫而獲該職；致引起不滿，決定犧牲自己，婉謝蘇子美的好意。後來經不起蘇再三到邱府洽商，並誠懇保證，周淑清始走出廚房，接長中山中學。與青年學子，朝夕共處，諄諄教誨，不厭不倦，收穫良多。其時某巨公夫人，亦辦一中學，誓與中山中學相抗衡。處處刁難，勢不兩立。詆譭仇視，花樣百出。周覺得危簷之下，不容久留，她本是個無求無爭的人，至是遂萌去志，適巧其姑母棄世，乃即藉故辭職，而其夫邱毅吾亦正奉命接任中央設計局副祕書長，又值桂林緊急撤退。他們全家便遷去四川重慶了。

廣西的十年，正是周淑清年輕力壯，大有為之時，而她却為了種種顧忌，將光陰精力虛擲

耗散在廚房中，接長中山中學的三年，也像曇花一現，過眼烟雲的點綴，回想那一段空白的日子，她感到無限遺憾。但是她是一個溫柔嫺靜的賢妻良母，她為家庭所付出的一切，包括她的前途，她的抱負，她都無怨無悔。

她一共生育三個女孩，次女早夭，長女肖雲，適美國華僑趙世傑君，已有子女多人，她現在與三女凱雲住在一起，生活恬淡閑適，悠然自得。她早年曾從溥心畬先生學詩畫，如今雖因視力衰退，久不握筆，然家中一塵不染，井井有條。其女公子工作多年，已經自購新屋一棟，夏春剪草，秋來掃葉，嚴冬鏟雪，全是一手包辦，刻苦耐勞的精神，不亞鬚眉，而那一隻手，像她的母親一樣，說有多巧，就有多巧。粗工細活，全一手抓。當然，此亦庭訓使然。

博士失機躍馬失足

在邱老太太周淑清的回憶中，這幾及一世紀的人生旅程，一直小心翼翼，無所隕越，教育子弟，克盡職責，回到家中，相夫教女，充當賢妻良母。畢生歷程，可說穩穩實實，腳踏實地。在這種慎思慎行不伎不求，恬淡胸境的人生途程中，應該是沒有什麼憾事。但是，她仍然有幾樁遺憾終生的事。

她由於因緣際會，努力奮鬥，能够幸獲獎學金，突破封建守舊的社會制度，到美國來深造，實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當時她那攬日月，斷流水的雄心壯志，比天還高，她由哥大教育學院畢業後，原來準備繼續攻讀博士，以期更上一層樓

。可是在參加初試時，接到國內家中的電報，促她回國，她本是個柔順的女孩，接到電報後，躊躇再三，終於束裝就道，使她攻讀博士之議，功虧一簣。這件事，使她終生抱憾。

第二件事，是有關她那條不良於行的腿。

她的故鄉，位於遼河下游。土壤鹼性多，不適於耕種，地瘠民貧，人民無以為生，多挺而走險，以致土匪如麻，出沒無常。

當時村落之間，相隔甚遠。在高梁成長時，青紗障中，更是盜賊的窩藏之地。土匪成羣結隊，每到一村，燒殺搶掠，窮凶極惡，無法無天。更常綁票勒贖。凡殷實農戶，善良百姓，無不日日提心吊胆。

各村為自衛計，不得不糾集壯丁，訓練子弟，學習騎射，武裝待旦，以保家衛村。家家戶戶，無有例外。

周淑清的姐妹幼弟，自七、八歲時，即開始練習騎馬射擊。每日早晚兩次，視同日課。某日，晨曦初上，周策馬入林，練習騎射，馬忽驚躍，在叢林中狂奔不止，橫衝直撞，危險萬狀，周伏鞍，勒韁，無法制止，終被一樹枝阻擋墜馬，跌在一塊礮石之上，右臂肘節折斷。那時候，鄉間根本沒有好醫生，只好權由土醫生草草接上，用木板夾起，臥床半年，不知右腿亦受傷脫臼，比及痊癒起床，脫臼處已經生肉接筋，雖然兩腿一長一短，走路顛頂，猶不知腿有毛病，那時她年紀幼小，家人亦沒有在意，總以為過一段時期，即可恢復正常。直到她生第二個女孩，在北平協和醫院由X光照出，始知由來已久的腿的毛病

，已無法矯正。這一次的無妄之災，留下終身缺陷，使她遺憾無窮。

她自哥大畢業回國，雄心勃勃，一意要為國家社會做一點事情，先長培華女中，後任教於東北大學，但是自舉家遷去廣西，為粥少僧多，避嫌賦閑，白白浪費了許多光陰，雖然會長中山中學三年，亦如電光閃爍，一瞬即逝，將自己辛苦所學，徒耗在廚房家庭方寸之間，雖然她無怨無恨，却也甚不甘心，終覺得這是平生憾事之一。

抗戰勝利，邱府舉家隨政府遷都。民國卅七年，周淑清想回鄉探看她的母親（其父已經過世）她單身抵達瀋陽時，正逢軍事緊急，火車不通，她在瀋陽住在她的姪女家中達一個月，終於獲知她家已被掃地出門，人口已經散失，而她的母親，已經逃去她外祖父家。咫尺天涯，無由相見，使她抱恨終身。

她本是個樂天知命，樸素無求的人。不過，每當她想起這幾件事，總覺得是她一生中的恨事。

八三高齡風骨清逸

今年八十三歲的邱老太太周淑清，她是一個很謙虛的人。她常常說：她自己沒有什麼好的見解提供給社會，她只有幾條她終身奉行的處人之道：

她記得她那有如古堡的老家大門上有副對聯：
勤儉持家久，詩書濟世長。這副對聯的字句非常平易，她却畢生奉之若金科玉律。

勤儉生巧，巧能致富。儉能處淡，淡能養廉

，勤儉能使一個人腳踏實地的一步一步前進。不懈怠，不隕越，屹立不倒，循序漸進。她的一生，就是如此過去，即使在今日八十三歲的高齡，持家仍以勤儉為本。而學不厭，誨不倦，亦是她的一貫精神。

也正是由於這樣，她才一直能夠持續她那良好的生活習慣：早睡早起，作息定時，飲食定量，衣不求華麗，食不求珍饈，一切合乎中庸之道，她畢生與煙酒無緣，自結婚成家後，每餐四菜一湯，雖家境寬裕時亦復如斯。她達觀樂觀，在極艱難時亦處之泰然。她認為一個人達觀樂觀，才能有活力，才能有進取。

誠、恕、忍，是她的處人處世哲學。她覺得一個人處家庭，社會，朋友，以及同僚，都應該本着一個誠字。懇切率真，無隱無蔽，光明正大，不虛偽，不猜疑，如此做人，容易博得別人的信賴，愛戴與合作，即使是困難的事，也必然會迎刃而解。處人律己，更應本諸恕道。度量要寬宏，胸襟要曠達，凡事要能推己及人。己所不欲，毋施於人，事事代人着想，不為小事計較。先人後己，不作損人不利己的事情。必要時，更要能忍。一個人能淡泊為懷，心平氣和，就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糾紛，和許多無謂的爭執。

見利思義，亦是她的一條終身守則。她覺得不義之財，一文不可取，非我之財，一文不可沾。人不可為金錢所惑，才可使自己良心坦坦蕩蕩，畢生不受譴責。她回憶她的一生中，有兩件事值得一記。一是她長中山中學時，有一日，某縣長來訪，辭退時，放了一個信封在桌上，她打開

一看，宛然是現鈔一疊。這種官場惡習，她從未經驗過，當即通電話給她先生邱毅吾，請他下班回家時先來學校一行。邱來校時，她即將信款給他看，邱亦驚愕萬分，立即親自交還原主，並誠其以後不可再作此等荒唐違法事件。

又一次，她的一位同事的親戚，流落桂林，數口之家，無以為生，急欲謀一枝棲，以解決全家生活問題。適民政廳正需要一能寫工整小楷人

員，彼擅長此道，遂被錄用。這一個人極其謹慎老實，到職後，工作勤奮，頗能勝任愉快。飲水思源，對她的幫忙十分感謝。有一天，他來學校拜訪她，見到她，對她深深鞠躬，並將腋下大軸名畫打開，對她說：此畫來自清宮御賜。是乃父所收藏的傳家之寶，他誠意送她，以略表謝意。她立即堅決拒絕。一則她覺得介紹工作，只是適逢其時，她並無功勞。無功受祿，她會寢食不

安。二則他閤家流落他鄉，經濟困窘，必要時，這幅畫亦可以變賣以充家用，她再三堅辭，他才感激而去。
不義之財，於她如浮雲。非她應得之財，雖為無價之寶，她亦無動於衷。她今日能够得此高齡，仍然健旺，雖然得之於生活之規律，平日之鍛鍊，也未始不是由於心中坦蕩清潔，無所愧怍之故也。

中外文庫 之十二 于右任傳

王成聖著定價伍拾元
歡迎購閱

開國元勳故監察院長于右任，少年時代即有西北奇才之譽，詩詞直追陸放翁，書法尤被推崇為我國有史以來十大家之一，于氏出身寒素，苦讀成功，奔走革命，領軍從政，一生事迹多姿多采，素為國人敬仰欽重。頃由王成聖教授多方蒐集資料，廣徵博引，去蕪存菁，撰成于右任傳，對于氏幼年牧羊遇險，革命逃亡，在上海與李登輝、馬相伯合作創辦復旦大學，担任神州日報社長、創辦民呼、民吁、民立三報，贊助革命，民國元年任交通部次長，七年任陝西靖國軍司令，奮戰關中，及後招馮玉祥誓師五原，贊助北伐，二十年起任監察院長三十三年，重要事蹟作簡明扼要之評述，並精選于右任詩文多篇，列入中外文庫隆重出版，內容精彩，篇篇可讀。

定價伍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中外文庫 之十四 古典小說述評 再增訂 王止峻 著 定價伍十元

本書係前北平晨報記者、太原戰地日報社長、河南開封私立西北高級中學校長現任國民大會代表王止峻先生精心傑作，評述古典小說，褒善貶惡，精彩百出，要目有：兒女英雄談紅拂。明皇環妃長生殿。風流韻事綉襦記，亘古戀曲牡丹亭。蔡中郎與趙五娘。千古絕唱話西廂。紅線盜盒傳千古。楊顯之瀟湘夜語等篇。增訂再版定價台幣伍十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